

諸位同學，今天是我们第十屆「冬令大專講座」的開始。這次在時間上，雖然只有短短的七天，七天當中要跟諸位介紹《華嚴經·普賢菩薩行願品》。首先要跟諸位介紹的是這部經的來源，也就是它的出處。諸位有些對佛法是涉獵了一些，但是也有幾位是初學的同修。學佛我們首先對佛法要有個概略的認識，第一要明瞭的是，佛教是什麼？如果對這個問題沒搞清楚，那我們的修學就從頭錯到底，一直就錯下去了。所以必須先正名。名是名詞。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它不是宗教，如果把它看成宗教，這錯了。宗教可以信，也可以不信，這個世間不信宗教的人很多。如果是教育，諸位想一想，如果我們跟人家說，「我沒有受過教育」，這個很難為情；「我不信宗教」，不覺得怎麼難為情。所以教育必定要接受的。

何以曉得佛教不是宗教？如果我們以宗教的定義來觀察佛法，的確佛法沒有宗教裡面所說的特質。譬如宗教裡頭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崇拜一個真神，佛教裡頭沒有。佛教裡頭沒有崇拜神的，佛與菩薩都不是神，要把佛跟菩薩當神來看待，那你就完全誤會了。要知道「佛」這個意思怎麼講法？什麼叫做「菩薩」？這些定義，名詞的定義要搞清楚。佛是從印度梵語音譯過來的，它的意思是智慧的人、覺悟的人，揀別我們一般說愚痴、迷惑，愚痴、迷惑的反面就是智慧，就是覺悟。一個具有圓滿智慧覺悟的人，印度的言語名詞就叫做佛陀，在我們中國古時候稱之為聖人，稱為聖人、稱為賢人，很有我們中國聖人這個意思。所以一定要搞清楚，佛是人，不是神。菩薩是正在修學的人，正在求智慧、求覺悟的人，所以菩薩翻作覺有情，就是覺悟的有情眾生稱菩薩。所以我們學佛一定要搞清

楚，不能把佛菩薩當作神明來看待、來供奉，那就錯誤了。

既然佛是一個智慧、覺悟的人，他教給我們有許許多多的東西，包括了世間法與出世間法。我們與佛的關係，我們稱佛為本師。剛才在講經之前，我們三稱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，南無也是印度話，翻成中文意思是皈依、恭敬的意思，或者是敬禮。本師，他是我們根本的老師，就是建立這個教育最初的創始人，他是我們根本的老師，我們自稱為三寶弟子。我們跟佛的關係非常明顯，是師生關係。所以跟宗教不一樣，宗教是主奴的關係、是父子的關係，它不是師生關係。這是我們首先要辨別清楚的。菩薩跟我們是同一個老師，同門的關係，他學習在我們之前，我們在後，等於是我們前期的學長，像觀音勢至是我們的學長。我們對他禮敬，是他已經有了成就，我們才初學。所以我們對菩薩往往也把他當作佛一樣的恭敬，他是我們的老學長，前期學長，可以代佛教化。

對於現前的這些出家人，我們稱他作法師，在中國習慣上稱法師、稱和尚。其實這些稱呼都是很普通的稱呼，也是教育界裡面的稱呼。和尚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叫親教師，就是主持教育、教學職稱上的一個稱呼，翻成中文叫親教師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主持教育政策的人。所以在一個寺院，只有住持才能稱和尚，只有一個和尚，好比一個學校只有一個校長。這個教育政策是校長來主持的，所有這些教職員都是執行的人，執行這個政策的。教育的成功與失敗，主持政策的人他要負完全責任。所以教育成功了，那是校長的功勞，校長從來沒上過一堂課，功勞是他的。為什麼？那些教職員都是聽他命令，執行他的政策。所以校長是親教師，印度人稱和尚。教員稱阿闍黎，阿闍黎也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意思，他是我們的老師，他的言行都可以做我們的榜樣、做我們的模範，有這個意思。我們中國人習慣，普通稱之為老師。

所以從這些稱呼上看起來，佛法確確實實是教育而不是宗教。既是教育，任何人都應該修學，乃至於這些宗教徒們也應該修學。所以我常常勸這些天主教的神父、基督教的這些牧師，都應該皈依三寶，好好的來學佛法，與信仰他的教沒有衝突，這是諸位必須要曉得的。譬如你做學生，你在學校做學生，你求學同時你也信仰宗教，有沒有衝突？沒有衝突。如果說我信了基督教，再去信天主教，這個有衝突，教與教有衝突，宗教與教育沒有衝突。我在美國，現在有一批基督教的這些牧師，他們對佛法很有興趣，我勸他們認真來學習。因為現在在國外講經，翻譯的工作很困難。所以現在就是我的計劃當中，是每一個月與他們舉行一次研究討論會，就是座談會。這個座談會一個月可以舉行一次，我們一次有三、四個小時來討論、來溝通，使他們對於佛法有正確的理解，來接受佛陀的教育，對他那個宗教有很大很大的幫助，這是他們非常樂意接受的。如果把佛教看作宗教，宗教與宗教就對立，彼此不能相容。所以在台灣，宗教界的排斥，互不相容，都是對於佛法誤會，不知道佛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。

佛教本身也稱「宗教」，但是稱宗教是說佛教教學的性質，與一般宗教的定義完全不相同。佛教稱宗，專門講禪宗，宗門、教下合起來稱為宗教，是這個意思。所以與今天一般宗教界裡面這個名詞完全不相干，這是講佛教教學兩個大系統不相同。宗門的教學著重在悟，著重在開悟，著重在啟發，它少用經典。所以禪宗裡頭講經少，非常非常之少，只講開示，開示是著重各個人根性的啟發。可是悟了之後一定要讀經，經是最主要的教學教科書，教學的課本，他是悟後再讀經，是走這個路子。教下，除了禪宗之外，其餘的九個宗派，在我們中國一共是十個宗派，小乘兩宗，大乘是八個宗，除禪宗以外，都叫做教下。教下是從漸修，就是從教科書，經典

就是佛教的教科書，由淺而深，由小而大，逐漸逐漸的來修學。正如同我們世間學校一樣，有小學、有中學、有大學、有研究所，所以它是屬於漸修，按部就班的來修學，它跟宗門不一樣。宗門是不按部就班的，所以叫頓修。頓悟、頓修、頓證，畢竟在禪宗裡面成就的人是少數，這是上根利智這一門有用處，中下根性的人都不行。今天雖然海內外講禪宗的人很多，那些禪都是口頭禪，不管用的，換句話說，他修一生，他也不能開悟。這是真的，決定不是假的。中下根性的人，從教下手，一定有收穫。所以我們對於教決定不能夠疏忽。從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我們來看，他老人家一生從事於教學的工作，所謂是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他在世像我們中國孔子一樣到處教學。由此可知，佛教最根本、最主要的，還是從教科書，用正規的方法來教導。這是我們首先要明瞭佛教的性質。

但是在今天這個社會，無論在國內、在國外，諸位所看到的，佛教有三種不同的形態出現在世間。第一個所看到的，就是宗教的佛教，佛教變質了，變成宗教。你看寺院裡頭，每天經懺佛事超度死人，這是宗教；做這些法會，這是宗教，變質了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的時候，一生教學當中，你們查遍《大藏經》，釋迦牟尼佛沒有做過現在這種法會，沒有。釋迦牟尼佛的法會是教學，像講經，是這種法會，而不是這些經懺佛事的法會，沒有，這個東西在那時候沒有，佛教傳到中國來的時候也沒有。所以這是後期的，這是把佛法變成了宗教，很大的不幸。變成宗教，佛法就滅亡，變質了。另外一種就是學術的佛法，也錯誤了。把佛法的教材，就是經典，當作世間一種學術來研究，這個也錯誤了。佛法的教育不可以把它當作學術來研究，當作學術來研究與我們生活脫節、不相干了。佛法的教學是生活教育，與我們日常生活待人接物、穿衣吃飯息息

相關，換句話說，它確確實實能給我們最圓滿、最美滿、最豐富、最踏實、最幸福的人生生活，這個是佛教的本質。所以佛法不可以不學。你希望能夠得到最幸福、最圓滿的人生，你一定要學佛，否則的話，你得不到。這是佛教教育的特色，我們要把它認清楚。所以佛法不是玄談，不是空談。這個開頭介紹，我只跟諸位說到此地。

再講今天我們所研究的這部經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諸位要翻到後面，後面是我們這次要講的這一部分，就是《普賢行願品輯要疏》，翻到這個後半部。這本裡頭有兩篇，實際上是兩章，不能算篇，算兩章。這部經是釋迦牟尼佛示現成佛的時候第一次講的經，這有很奇特的一個現象，這部經是佛在定中講的。我們看釋迦牟尼佛，他在菩提樹下打坐（那邊有一張畫像），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打坐。可是那個座，我們現在下面畫了一個台，金剛台。其實釋迦牟尼佛不是在那個台上，地下鋪的是草，是在鋪的草座上打坐，沒有這麼好的台。這種台是菩薩眼睛裡面看到有台，我們凡夫肉眼看到釋迦牟尼佛鋪的是草座，鋪的是草。是在定中所說的，時間在我們看起來不長，兩個星期，二七日中，定中所說的。給什麼人說的？就是經上所講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是大菩薩們，為他們所講的。權教菩薩，小乘的阿羅漢、辟支佛，跟我們凡夫是不見亦不聞，我們也沒有見到這個法會，也沒有聽說，是佛在定中所說的。說完之後，當然要結集，就是記錄保存下來。保存下來之後，被大龍菩薩收藏在龍宮裡面，並沒有流傳在我們這個世間，沒有流傳在世間。

到以後佛滅度九百年間，我們這個世間出現了一位菩薩，叫龍樹菩薩。這個人聰明絕頂，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，他讀書不只一目十行，真正是過目不忘，世間所有的典籍他讀盡了，連佛的經

典也讀盡了。讀盡了以後，貢高我慢，認為這個世間他是第一，再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他，傲慢心就生起來，今日之話就是「值得驕傲」。其實驕傲是大病，驕傲是大毛病。大龍菩薩看到了，特別接引他到龍宮裡面去，他說你固然是很了不起，世出世間學問你都通達了，可是還有好的東西你還沒見到，我那裡有收藏的。龍樹菩薩就跟著他一塊到龍宮，一到龍宮看到他所收藏的經藏，龍樹菩薩的傲慢心馬上就息掉，為什麼？才曉得自己讀的東西太渺小了。

看看《華嚴經》，完全的《華嚴經》有多少分量？他老人家回來之後告訴我們的，有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偈。我們中國人計算一本書是算字數，這一本書分量多少，算字數。通常講的《老子》五千言，就是五千字，算字數的。印度人他不是用字數為單位，他是用偈，偈就是四句，不管長短，長行文都一樣，只要是四句就叫做一偈，就是一個單位。這一部書分量多少，看它有多少偈，換句話說，乘四就曉得多少句就是了，一偈是四句。像我們現在所講的《華嚴經》是十萬偈，十萬偈就是四十萬句，長短不一樣，有四十萬句，以這個為單位。他說，完全的《華嚴經》有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偈，這個數量就太多太多了，不但不是我們這個世間人所能夠接受的，龍樹菩薩本身也沒有法子接受。大千世界，什麼叫大千世界？我看在此地不必多浪費時間，你們去查參考書去，那真是天文數字。有多少品？一個四天下微塵數品。我們常講恆河沙數，恆河沙不能比，那是大巫見小巫，沒有法子比。這是他看到完整的經，是釋迦牟尼佛在定中二七日中所說的，真正不可思議！這個上本太大了，再看看中本，中本等於說是節錄的，也是完全的。節錄的也不得了，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，那真的少太多了，這個龍樹菩薩可以接受。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，有一千二百品，他行，但是一想世間一般人不行，一般人還是接受不了。於是再看什麼？再看下

本，下本就更減少了，好像提綱、綱要，等於說是大本的綱要、綱目。有多少？有十萬偈，有四十八品。龍樹菩薩覺得這很適合，我們世間人可以能接受，所以就把這部經帶出龍宮來，流傳在我們世間。

於是後來有一些學者對於《華嚴經》就提出異議，說《華嚴經》不是佛說的。《華嚴經》，你說龍宮，現在科學發達，潛水艇到海底去了，沒有發現龍宮。所以就有人有疑，疑問多端，在猜測龍宮大概是皇宮，從前皇帝都稱為真龍天子，皇宮也可以稱為龍宮。這個話講不通的。皇宮裡頭絕對沒有這麼大的藏經樓，能夠藏上大本的《華嚴經》，不可能的。剛才說過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但是佛教承認宇宙之間有神存在、有諸天存在、有這些龍存在，這個是事實真相，你不能不承認的。但是佛教認為他們也是眾生，他並不是宇宙的主宰，我們自己命運他管不上，他管不了的。所以我們對他尊敬，就跟一般人與人相見尊敬是一樣的，人與人相見應該禮敬。所以人對於那些神，對於這些天，乃至於對於鬼，都應該要尊敬。孔老夫子說得很好，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這個就對了。遇到的時候要行禮、要尊敬，要彼此打個招呼，但是不必要親近他，我們有什麼疑難用不著去問他，應該是這個態度。

所以龍樹菩薩把這部經帶出來了，使我們世間才有這部《華嚴經》。而這部經我們對它要尊重，決定不能懷疑，諸位將來在理上要通達了，這個疑慮就完全消除了。經帶出來是梵文，流傳到中國，這個本子是殘缺不全的本子。往往這個部頭太大了，保存完整就不容易，所以流傳到中國的《華嚴經》當中缺少的經文太多了。你看看，十萬偈，最初到中國來是在東晉，《華嚴經》來到中國只有三萬六千偈，一半都不到。但是也很珍貴、很難得，所以也就翻譯出來了。翻出來之後我們稱之為《六十華嚴》，就是六十卷晉譯的

，六十卷經。現在在台灣也有流通，華嚴蓮社把它印過，我們華藏法施會過去也曾經印過一千部流通。因為這部經讀的人很少，所以就沒有大量的流通。

讀誦最多的就是《八十華嚴》，八十卷的，八十卷是唐朝時候第二次翻譯的，就是實叉難陀從印度到中國來，到中國來之後翻譯的。這個人在西域那個時候也是非常有聲望，知名度相當高的一位法師，我們中國這些大德，乃至於帝王，對他都非常景仰，特地把他聘請到中國來，在那個時候聘請是皇帝聘請的。他來的時候就帶來了《華嚴經》，也不完整，但是比晉譯的經多出了九千頌，所以一共有四萬五千頌。到中國來，我們中國人非常歡喜，那個時候皇帝是武則天，武則天做皇帝的時代，就請實叉難陀把《華嚴經》重新再翻譯一遍，譯場規模也非常大，武則天自己也常常去參與。

這部經譯完成之後，一共是八十卷，多出二十卷，補充晉經缺失的部分，就補充了不少。雖然不是完整的經，但是全經義理已經能夠看得出來了，相當明朗。所以稱之為新經，就是新譯的《華嚴經》，《六十華嚴》叫舊譯，這是新譯。這部經譯成之後，當然翻譯成功先要送給皇帝看，送給武則天看。武則天在這個封面上題了一首偈，就是開經偈，你們現在所念的，「無上甚深微妙法」，就是武則天作的，就是特地替《華嚴經》在封面上題一首偈。這首偈作得實在太好了，以後無論是出家的這些法師大德們，在家的那些居士們，說再作一首開經偈，作不出來，不管你怎麼作，比不上武則天這首。所以以後就沒有人作了，就用武則天這首開經偈，作得太好了。這是第二次的翻譯。

而我們今天讀的這一部分，是新舊兩種譯本上都漏掉的、都沒有的，就是我們現在念的、要研究的這一部分，這就是經文的缺失。這一部分是在唐朝代宗的時候，貞元年間，西域有一個小國的國



王，烏荼國王，對中國進貢，進貢就是送禮物，當做禮品送到中國來。送到中國來，是《華嚴經》最後一品。它一共不是有四十八品嗎？四十八品裡頭最後的一品。這一品叫「普賢行願品」，一共有四十卷，這一品是完整的，沒有缺失，完完整整的一品經。這來了之後，我們中國人太喜歡了，所以當時就請般若三藏為首席來擔任翻譯的工作，譯成之後就叫做《四十華嚴》，四十卷，四十卷《華嚴》，就是《八十華嚴》後面的「入法界品」。你看《八十華嚴·入法界品》只有二十一卷，現在完整的有四十卷，幾乎補充了一半，這一品經是完整的。這是說它三次的翻譯。

三次翻譯，《四十華嚴》與《八十華嚴》後面的二十一卷是重複的。所以在晚近，像弘一大師、徐蔚茹居士他們一些人提倡，讀《華嚴》怎麼個讀法？應當讀八十卷經前面的五十九卷，讀前面的五十九卷，然後再接著讀《四十華嚴》，總共九十九卷，這是我們中文譯本最完整的《華嚴經》。我們覺得弘一大師提倡的很有道理，確實有道理。所以我是特別提倡念九十九卷的《華嚴經》。因此《華嚴經》在最後這一次我們影印流通的時候，我們就以這個意思來印。《華嚴經》我們是印了不少次，流通的分量相當之多，印了不少次。在最後一次，就是以這個構想，我們印九九《華嚴》。印這個經之前，我特別到台中去請教李老師，李老師說不太合適，他說《華嚴》只有六十、八十、四十，怎麼跑出了一個九九《華嚴》？他告訴我一樁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佛法今天衰滅了，誰滅了佛法？學佛的四眾弟子把佛法滅掉了，這個罪太大太大了。所以我們自己要提高警覺，學佛不要學到阿鼻地獄去了，學佛是要成佛。縱然佛不能成，說人天都得不到，將來要墮阿鼻地獄，這個未免太冤枉了。所以他就警告我，勸我不能這樣做法，一定要保持佛法原來的面目，讀可以這麼讀法，做不能這個做法。我那個時候說：從前有人

曾經這個做法。他說：那是別人，我們不能效法，我們要效法正道，正確的道路，不能效法偏路，這個不可以學的，要走正路，不能走偏路。

所以他就教我印《八十華嚴》、印《四十華嚴》，印這兩種，讀的時候可以照弘一大師這個方法來讀。我就接受了。所以我們這次最後印的精裝本五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冊是《八十華嚴》，第五冊是《四十華嚴》。我們念的時候怎麼念？念一、二、三、五就可以了，因為第四冊跟第五冊是重複的，用這個方法。所以我們最後印的這個是唐譯二種，因為這兩種都是唐朝譯的，《六十華嚴》是晉譯的。這是老人非常慈悲，愛護我們後學，我們尊重，我們覺得他講的話非常之正確，所以我們印這個本子就印《八十華嚴》與《四十華嚴》。這是把這部經的來源概略的跟諸位說明。

其次，我再要告訴諸位，我跟《華嚴經》的因緣，可以說非常之有緣，非常有緣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師求學的時候，這部經也是我主要修學的一部經典（不是完全的，就是我們現在所讀的這一部分），很下了一番功夫。這在初學的時候，民國四十七年，初學的時候在這一部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。以後就是李老師在台中講《華嚴經》，也是我啟請的，那個時候有八個人啟請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同時我學佛，在台北期間的時候，一直跟方東美先生有很密切的關係，他對於《華嚴》也特別有興趣，曾經稱讚這一部經是世間最好的哲學概論。諸位曉得他是個大哲學家，他把《華嚴經》當作哲學來研究，曾經在輔仁大學博士班講「華嚴哲學」。這個錄音帶由楊政河整理出來之後，出版了兩冊，上下兩冊，叫《華嚴宗哲學》，那是他在輔仁大學所講的。那時候他在學校講這個東西，我也正好在台北市講《華嚴經》。這個是非常非常有道理，他認為《華嚴經》有最圓滿的哲學理論，有最精密的修學方法，有最好的境界，同時

是更難得、難能可貴的，還有善財童子表演做出來給我們看，這種教科書在這個世間是找不到的。你看，理論、方法、境界，還帶表演，善財童子表演做出來給我們看，所以對這部書極力的讚歎。

而明朝蕩益大師，蕩益大師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早年學天台，以後專修淨土，成為淨土宗的祖師。他老人家說這部經在翻譯上，無論是文字、無論是理論都是一流的，所謂第一流的，文也好，理也好，意思也好。而特別在《四十華嚴》，指末後這一部分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那些善知識開示的當中，非常的詳細明白。這是指什麼？對於我們日常生活切於日用，日常生活待人接物，那些開示太寶貴了，真正能夠救末法時期許許多多的流弊。所以他認為流通《八十華嚴》，應當把《四十華嚴》要一同流通，因為這個知識開示，那是《四十華嚴》比《八十華嚴·入法界品》要詳盡得太多。蕩益大師的讚歎更不必說了，蕩益大師讚歎認為這部經，特別是指《華嚴經疏鈔》，清涼大師所作的，他說那就是一部完整的《佛學大辭典》。如果從這部《疏鈔》下手，真正可以做到學佛事半功倍。豈止事半功倍，不止，在這上奠定了基礎，以後不管學哪一宗、學哪一派，學哪一部經論、修哪個法門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他勸一般知識分子從《華嚴經疏鈔》入門。我們今天因為有時間上的限制，只介紹最後的一章，而這一章是《華嚴經》的精華，是《華嚴經》的總結論。好，我們休息幾分鐘。